



五燈會元卷第三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
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
瞻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是何祥瑞大史對曰國
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勅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
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
安名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
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
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

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

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

即馬祖也

在衡嶽山

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甕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甕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甕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

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

儀常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

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一人

得吾心善古今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

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

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

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是

曰祇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

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眾曰道一

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

消息來眾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

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

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謚大慧禪師最

勝輪之塔

南嶽讓禪師法嗣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也姓馬氏本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山中遇讓和尚同參六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上為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遊去馬駒蹋殺天下人厥後江西嗣法布於天下時號馬祖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

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於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

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
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
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
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
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和尚爲甚
麼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
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
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
會大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龐居
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等
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居
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
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
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
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百丈問如何是
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
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爲當別有丈拋下
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

耽源行脚回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

汝了也

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

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

持何法師却問曰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主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

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真元

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跣趺入滅元和中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姓王氏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

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堂眾纔集師出卷却
 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
 為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
 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
 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
 繩牀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
 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
 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
 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
 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朞月參玄之賓四

方磨至瀉山黃檗當其首一日師謂眾曰佛法不是
 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
 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
 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
 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
 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
 檗便禮拜瀉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
 宿意旨如何仰云此是顯大機大用瀉云
馬祖出入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
 仰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
 是如是
 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
 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却瀉山五峯雲巖侍立

次師問馮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曰某甲去師曰汝作麼生傳語峯曰待見西堂卽道師曰見後道甚麼峯曰却來說似和尚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

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馮山舉問仰山仰曰黃檗常用此機馮曰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

稟受師承亦是自性時馮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
宗通馮曰如是如是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
大麤生座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奇特事
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上堂靈光獨耀迥
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
離妄緣卽如如佛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曰某
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曰汝
遠見麼曰見師乃不語普請鏹地次忽有一僧聞鼓
鳴舉起鏹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
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
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
佛寃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
世佛寃此外別求卽同魔說因僧問西堂有問有荅
卽且置無問無荅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舉乃
曰從來疑這箇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
得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
喫飯不道飽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
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
家活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
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

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日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

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麤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卽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卽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爲復同於有爲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卽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卽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

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
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
心裏惘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脚
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爲心眼未
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
業緣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
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
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
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
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卽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

取舍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
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
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
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
祇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
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卽有自由獨
立分若不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帝隋典祇成
憎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
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
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

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
念念若有貪瞋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
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祇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
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
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
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
理後有福智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爲
土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
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伏惟珍重
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

甚麼

藥山日之爲
百丈下堂句

師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

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師曰形容似人無異我後亦
當作焉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
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
不獲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
寰宇矣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謚大智禪師
塔曰大寶勝輪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幼慕
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詣嵩嶽
受具足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

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叅之流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憇錫于池陽自建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巨嚮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爲郢匠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玃重上堂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問僧曰夜來好風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

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師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便問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萸曰問一荅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萸曰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攜茶一瓶盞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上堂道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

師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甚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

領得老僧意旨黃檗與師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師位上坐師入堂見乃問曰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檗便過第二二位坐師便休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次師乃

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
 僧堂見僧在衣鉢下坐師曰賺殺人問師歸丈室將
 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
 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
 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
 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
 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
 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插火箸义手師曰雖
 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义手而立師
 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
 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
 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
 瓦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
 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
 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
霜云南泉翹
 足意作麼生霜舉手云還恁麼無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
 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
 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
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
 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

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
更不去禮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語是

不肯語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
南泉為甚麼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

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茹鎌子三十錢買

得曰不問茹鎌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

正快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麼處去對曰山下去師

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嚏

曰多少主便出去雲居膺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

領話雲居錫云座主也石霜云不為人斟酌長慶云請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

外曰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

曰蒼天師便開門師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箇去

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師

便歸方丈陸巨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

身否師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

處世界成就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謂

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

生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堦下漢師又曰不見道有

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上堂次陸大夫曰請和尚為

眾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師

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為甚麼有六道四生師曰老僧

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

鑄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

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

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

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師喚院主主應諾師

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

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彫佛像祇雕得三十

一相為甚麼梵音相雕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

曰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

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保福代云比來

拽磨如今却不成就法眼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即心是

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

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德喫

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

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

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

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

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往庵

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
那箇何似這箇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那箇便道
不似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曰許你
具一隻眼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竒怪解道天
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
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又問天王居
何地位師曰若是天王卽非地位曰弟子聞說天王
是居初地師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卽現天王身而
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
曰以智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
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
雍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
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曰王老師罪過陸
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祇如國家
又用大夫作甚麼師洗衣次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
師拈起衣曰爭奈這箇何玄覺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師問僧良
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曰有師曰是阿誰對曰良欽
師曰居何國土欽無語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曰
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曰待有卽道曰和
尚爲甚麼妄語師曰我不妄語盧行者却妄語問十

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會與汝為境麼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甚麼

師曰無風火不隨是甚麼僧無對師問不思善不思

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山洞

二云還會將示人麼師問座主你與我講經得麼曰某甲與和

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

子博銀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曰汝道空中一片雲

為復釘釘住為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

師曰斫竹布梯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師曰汝擬

作麼生取僧辭問曰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

作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撲曰

作麼生師曰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

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麼處師將順世第一

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

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

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告門人曰星翳燈

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

時神光照室後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回

照者豈非汝乎長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

大寂行化於龔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之乃令人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

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

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

矣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

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畧說有四種

師豎起拂子曰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

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聞云

若禮拜即喫和尚棒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法眼代拊掌三下僧問大梅如何

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箇棺材兩

箇死漢玄沙云鹽官是作家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

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

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

別請人好師一日謂眾曰虚空為鼓須彌為椎甚麼人打

得眾無對有人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

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荅了却曰自禪師到

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曰請和尚便作主人師

曰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

明日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

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堂家人來

撰述
法空無語法旰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旰師
曰我不識汝旰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謚悟空禪
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
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
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
覓從前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爲目前
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
師曰有向卽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
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
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
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
師以棒趯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
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
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
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翻茶鉢便起
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師曰作這箇語話滴
水也難銷僧問此事久遠又如何用心師曰牛皮鞞
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官
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莫怪

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却
一株語衆曰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
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趲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箇有
智慧底師問新到甚麼處來曰鳳翔來師曰還將得
那箇來否曰將得來師曰在甚麼處僧以手從頂擎
捧呈之師卽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曰這
野狐兒師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
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
我麤曰如何是麤師豎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
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
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
作拔劍勢師曰來太遲生上堂吾今欲說禪諸子總
近前大衆近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問如
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曰諸人還聞否曰聞師曰一
隊漢向這裏覓甚麼以棒趲出大笑歸方丈僧辭師
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
禪我這裏祇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
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後到黃
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
著箇箇厠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江州刺史李渤

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激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柳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卽途中授與不遇卽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謚至真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卽心是佛師卽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苑燕處唐真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荅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

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
 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
 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
 祖曰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龐居士聞
 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士便問久嚮大梅未
 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
 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自此學者漸臻
 師道彌著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
 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
 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
 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
 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夾
 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
 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
 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
 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新
 羅僧參師問發足甚處曰欲通來處恐遭怪責師曰
 不可無來處也曰新羅師曰爭怪得汝僧作禮師曰
 是與不是知與不知祇是新羅國裏人忽一日謂其

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卽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旣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荅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荅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馬祖遂得披剃受具後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

悟乃杓折拄杖而棲止焉

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

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為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自已在途玄覺云為復薦得自已為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已為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為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子細

好唐貞元初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

天地師曰無人識得伊曰還可雕琢也無師曰汝試

下手看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曰汝道目前底

成來得多少時也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此問無汝問

底曰和尚豈無接人處師曰待汝求接我即接曰便

請和尚接師曰汝少欠箇甚麼問如何得無心去師

曰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采伊元和十三年

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眾曰法身圓寂示

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

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儻固違言非

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

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言畢奄然順化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

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

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

訶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

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

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領旨
師曰去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織塵何
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
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
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上
堂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旣
如斯道復何說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
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
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
是心心無知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
矣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
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
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
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
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直須自
看無人替代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
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
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
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
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

師乃奄化謚凝寂大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師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爲甚麼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着得一千箇有甚麼益問僧甚麼處來僧不審師又問甚麼處來僧珍重師下牀擒住曰這箇師僧問着便作佛法祇對曰大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扭住僧拂袖便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螬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携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相顧問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霜曰主人擎拳帶累闍黎拖泥涉水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

大寂學徒既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
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卽心卽佛之譚誦憶不
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遂
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遠矣爾方刻舟時
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
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旣
云見性其柰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
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公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
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
師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鷄子頭上放仰山參師問汝
是甚麼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
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卽隱白月卽
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
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瀉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
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
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
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
歸舉似瀉山瀉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
爭識得他後復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
否師曰待將物裏石頭煖卽得彼無語藥山代云石頭煖也唐

撰述
長慶癸卯歲歸寂謚傳明大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骨氣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叅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尋又送書上徑山一語在國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

期盛化師回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曰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去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曰子末年必興於世師便禮拜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卽心

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翺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師普請次日曰因果歷然爭柰何爭柰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教師曰大眾這箇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僧問有問有荅賓主歷然無問無荅時如何師曰

怕爛却那

後有僧舉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制空禪師

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

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

曰有更有多問盡荅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

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

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

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

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

寂憲宗謚大宣教禪師穆宗重謚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上堂至理亡

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

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

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

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

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
 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僧
 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汗徒勞運斤曰
 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句

後僧舉問洞山山云
道即甚道罕遇作家

百丈和尚令僧來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
 拈師一隻鞞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
 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為是真如心妄想心
 非真非妄心為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
 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
 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

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

曰是是長慶代云和尚
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列南泉亦遶南泉三

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

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

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是甚麼心行雲居錫云
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

這僧當初但持
錫出去恰好小師行脚回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

年邪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辦得箇甚麼小

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

圓相便禮拜師曰不是不是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

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

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示滅謚大覺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雲寺智

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

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

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

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卽今問我者是汝寶藏

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

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

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

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

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

中有知師姓朱者相推來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師謂

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不勞久立且

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

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

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

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卽沒交涉僧良久又問師

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

渾如此師却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

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

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却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卽心卽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卽徧境是不悟永垂疎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

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明雖省過而心猶憤然

梵語具云婆曷刺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畧梵語也又曰夫經律

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趣塊師子咬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鼓音王經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

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
見性人聞說真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
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
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
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不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
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也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
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源
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
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
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
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
師杜口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
何用論生知生卽是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
曰當生卽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
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卽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卽
是性故名識性了卽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
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
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
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
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

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卽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光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曰若如是畢竟無所有也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光踊躍禮謝而去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窻問師爲復窻就日日就窻師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

曰作麼生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卽恁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
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
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
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
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

法眼別云但作

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
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
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
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
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
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
曰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泉
曰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甞
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
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普請擇蕨次南泉拈
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羞
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

玄覺云是相見

語不是相見語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

吹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

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曹

山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山曰

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眾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

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覓起處不得

曰一切眾生為甚麼不病山曰一切眾生若病即非

衆生曰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僧問如何修

有曰既有為甚麼不病山曰為伊惺惺行師曰好箇阿師莫客作曰畢竟如何師曰安置即

不堪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是

涅槃後有師曰不洗面曰學人不會師曰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因逐

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

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

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

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

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

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

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

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
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三平章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
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
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
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
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叅次師曰適來底甚麼處去也
有僧曰在師曰在甚麼處僧彈指一聲問如何免得
生死師曰用免作甚麼曰如何免得師曰這底不生
死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
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臂開示之亮使禮拜師
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
禮先師真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
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
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卽向汝道洞山參方上法
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卻上問曰昨日
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
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
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卽不問如何

撰述
五卷之三
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酈村自滿禪師上堂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罔措在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曰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曰將謂老僧落伊古今日如何卽是師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屈哉誰人似我上堂除却日明夜暗更說甚麼卽得珍重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曰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和聲仰山謝戒師亦拍口作和和聲仰從西過東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從東過西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師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曰於曹谿印子上脫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麼人仰曰接一宿覺仰曰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卽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

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
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螻螟蟲在蚊
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
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
有中邑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
不得只是箇弄精鬼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玄覺云
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
處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曰
南來燕曰學人不會師曰養羽候秋風問如何是宗
乘極則事師曰秋雨草離披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
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
曰汝何多事

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母李氏聞空中言
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甫及卯歲
行必直視坐卽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
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
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爲衆僧
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
瞻禮祖覩其狀貌竒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
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
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卽是更無

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

開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

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雲

錫云甚麼處自得旨後詣曹溪禮祖塔及廬嶽天台

是汾州正開徧尋聖迹後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荅之曰莫妄

想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卽位思一瞻

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

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

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

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

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

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

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

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

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

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毗

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弟子等

貯以金餅塋于石塔當長慶三年謚大達國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滅去師曰輪
劍擲空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

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宗嘗詔
入內於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
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
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
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
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
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
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
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
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
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
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
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
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
默契真宗益加欽重有一僧乞置塔李翱尚書問曰
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卻問師
師曰他得大闡提元和十三年歸寂謚慧覺禪師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禪師
受具後叅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

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卽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後居伏牛山上堂曰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示滅於隨州開元寺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衢州信安祝氏子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日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旣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

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旣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卽近執著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陞堂說法訖就化謚大徹禪師鄂州無等禪師尉氏人也出家於龔公山密受心要出住隨州土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辭退將出門牧召曰和尚師回顧牧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後住武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晚參師見人上來師前道不審迺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甚麼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指頭師曰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師乃轉身面壁而臥佯作呻吟聲曰老僧三兩日

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甚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餅曰這箇淨餅甚麼處得來師曰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甚麼處曰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卽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長慶

代云
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頭

上有寶冠者不是曰如何卽是師曰頭上無寶冠洞

山來參禮拜起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曰祇恁

麼祇恁麼所以如此山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

汝口辯山便禮拜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

甚麼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
他不飢喫

甚麼
飯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

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

驢年去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祇
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

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
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爲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

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
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

撰述
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處玄覺云且道玄沙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士又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謚大寶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盧江何氏子隨父守官泉南因而出家詣建陽謁馬祖祖尋遷龔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曰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先師之言懸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

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頓客作漢問恁麼事
 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理向紫玉山中公聞乃
 謁見藥山山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
 否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
 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召于頓公應諾山曰是甚
 麼公於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叅百丈回師曰汝其來
 此有省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
 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時稱鄧隱峯幼若不慧

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與復來往

石頭雖兩番不捷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師

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

如何頭曰汝被這箇得多少時邪石頭剗草次師在

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剗子向師前剗一株草師曰和

尚祇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頭提起剗子師接得便

作剗草勢頭曰汝祇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這箇師無

對洞山云還師一日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

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

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

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師到南泉觀衆

僧叅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泉面前瀉泉便休師後到瀉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瀉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臥勢瀉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瀉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瀉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瀉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闔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昇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儼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潭州石霜

亦作龍

大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春日雞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犬吠上堂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

和尚說師曰不消一堆火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本郡沈氏子年七歲父攜入白
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於靈巖
寺後參大寂了達祖乘即還本院之北樵采路絕師
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此
峯因號龜洋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
鹿命泊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
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來
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于
正堂垂二十載為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
而浮聞王聞之遣使昇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
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
城瞻禮本道奏謚真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
墓于塔左今龜洋二真身存焉忠得法於草庵義和

尚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
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

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

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

奇恠俱胝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當僧却問曹
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云向上
更有事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師養一犬常夜經行
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

時其犬銜師衣師卽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至犬亦銜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非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

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叅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唐元和十五年歸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

說無知便下座

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

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卽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日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問歸宗甚麼人宗曰陳州人師曰年多少宗曰二十二師曰闍黎未生時老僧去來宗曰和尚幾時生師豎起拂子宗曰這箇豈有生邪師曰會得卽無生日未會在師無語

濠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慙愧師曰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荅話師曰汝却問得好僧大笑而出師曰祇有這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温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曰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

僧作女人拜師便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賊也賊也問如何是異類師敲椀曰花奴花奴喫飯來烏白和尚玄紹二上座叅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柰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古寺和尚丹霞來叅經宿明日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師又盛一碗自喫殊不顧丹霞霞亦自盛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臼和尚初叅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白來祖曰烏白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

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
七棒寄打烏白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
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爲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
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
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
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正是丹
霞機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瘧龐公患聾士
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士某甲有
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
言語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士曰
作家作家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
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
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
聲曰心旣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
得師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
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
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

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水釋禮謝而退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曰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師將示滅遺偈曰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衆審思惟畢竟祇這是言訖而寂

齊峯和尚龐居士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麼士回顧兩邊曰誰恁麼道師乃咄之士曰在這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麼士曰背後底聲師回首曰看看士曰草賊大敗士却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士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少士曰一二三師曰四五六士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有八士曰住得也師曰一任添取士喝便出去師隨後亦喝

大陽和尚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一般知識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曰擬向這裏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荅汝已了莫道可否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

便喝伊退步而立師曰汝祇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
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幽州紅螺山和尚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
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語問醜都不會可憐祇解那斯
祁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
句還會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
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
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
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首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昇飯桶
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僧問長慶
古人撫掌

喚僧喫飯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
未審慶讚箇甚麼光作舞僧禮拜光云這野狐精東
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
還會麼祇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爲他分祈
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盂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
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
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
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洛京黑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截耳臥街曰
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槌曾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
口曰爲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問不歷僧祇

獲法身請師直指師曰子承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
 貶剥不施曰恁麼則大眾有賴去也師曰大眾且置
 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曰汝問我與汝道僧問如
 何是法身師曰空華陽焰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
 見如何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祇為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眾中莫

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

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僧舉似長慶慶云不妨
不妨資福代云為和尚

不惜身命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師咄曰這沙彌念經

恰似哭曰慧寂祇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仰

曰若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曰人人盡有分

為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為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

曰阿兄為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

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為甚麼不揖客師曰

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

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

曰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

則川和尚蜀人也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

頭時道理否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參

事慢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
幾許士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
汝箇幞頭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
師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
老師洎荅公話士曰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師乃摘茶
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
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
便歸方丈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
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
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
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卽於竈內取柴一
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
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卽禍事也
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
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
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
呵呵大笑

江西裨樹和尚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

撰述
吾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師向火次吾問作麼師曰和合吾曰恁麼卽當頭脫去也師曰隔濶來多少時邪吾便拂袖而去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吾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吾曰祇爲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至海昌和尚處昌問甚麼處來師曰道場來昌曰這裏是甚麼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僧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甚麼處師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本無所去師曰善爲闍黎曰不敢師曰到諸方分明舉似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曰不知師曰我却記得曰今日是幾師曰今日昏晦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山曰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山曰他亦不止洞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卽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若恁麼卽問取木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山曰不是某甲山辭師曰甚麼處去山曰汭流無定止師曰法

身汭流報身汭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師乃拊掌

保福云洞

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逍遙和尚鹿西和尚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曰昨晚也有人恁麼道西曰道箇甚麼師曰不知西曰請和尚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拂袖便出師召衆曰頂門上著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曰師意如何師曰山僧耳背僧再問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自己師曰你問甚麼曰豈無方便師曰你適來問甚麼曰得恁麼顛倒師曰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乃召僧僧應諾師曰空在何處曰却請和尚道師曰波斯喫胡椒

洪州水滌和尚初叅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曾踢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也大竒也大竒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謝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祖踢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僧便禮拜師打曰這虛頭漢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

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
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
浮盃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
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
識倒邪爲人卽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
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
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
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
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
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瘞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
州便打一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
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
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
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
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
面提覲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
荅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
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

亦云隱山

問僧甚麼處來曰老宿處來師

曰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
無師曰恁麼則蠅子放卵僧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
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
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
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
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
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師曰春秋不涉
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
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
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鬪人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
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
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
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
曰清風拂自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
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
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
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
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
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日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

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瘧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旣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荅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疇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

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人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五燈會元卷第三

丹陽居士賀懋熙懋照懋熒懋燾仰承
先嚴賀學禮遺願施此貴刻

五燈會元第三卷計字二萬七千零十二箇
該銀一十四兩零四分
澄江釋在誠對上元李淵書旌德劉邦瀛刻
萬曆庚戌歲仲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